



娄白变法



葡萄 1999 纸本
68cm × 68cm

总策划：杨建峰 杨永胜

中国现代花鸟画名家技法精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娄师白写意花鸟画艺术 / 贾德江主编. - 北京: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3.4 (中国现代花鸟画名家技法精解)

ISBN 7-80069-496-8

I. 娄... II. 贾... III. 写意画: 花鸟画 - 技法 (美术) IV. J2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 第 017952 号

ISBN 7-80069-496-8



9 787800 694967 >

娄师白写意花鸟画艺术

出版：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4 号楼 邮编：100013)

发行：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人民美术印刷厂

开本：787mm × 1092mm 1/8

印张：3.5

印数：1—5000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069-496-8/J · 331

全套 10 册定价：480.00 元

历代花鸟画名家都十分强调写生之后对物象进行艺术加工的重要性，娄师白深谙此理。在此画中，自然中葡萄经过画家的巧思精构，已充满了笔情墨趣。厚重的葡萄叶衬托着一串串晶莹的葡萄，葡萄的淡雅和浓重的墨叶形成对比，使画面层次分明。画家笔走龙蛇，画出藤的纵横穿插、蜿蜒曲折的生动姿态。藤上一只蜻蜓，笔法工致，呼之欲出，写意与写实结合，在具象与抽象之间别富神采。娄师白从“齐派”大写意中来，而又有所突破，有所超越。此作也是画家晚年变法创新的代表之作。

主编 贾德江

中国现代花鸟画

名家技法

精解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娄师白 写意花鸟画艺术



荷塘结实实藕初肥
娄师白作于右安钟堂

娄师白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写意花鸟画大家。他十四岁就学于当代绘画大师齐白石，深得白石老人的赏识和信赖。在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他与白石老人朝夕相处，亲聆教诲，耳濡目染，心摹手追，全面继承了齐派山水、花鸟、虫鱼以至书法、篆刻艺术。娄师白不但继承了白石老人雄健老辣的笔墨功夫，更重要的是继承了他健康质朴的审美情趣。他牢记恩师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教导和绘画要有“胆敢独造”的道理，不断地到生活中去吸取创作的源泉，提出了“厚今而不薄古，基中而可融洋”的艺术主张，使其作品既有传统勾勒画法的骨力峻峭，又有落墨画法的风神韵致，还有点染画法表现出来的层次变化；在构图上，他继承了传统的虚实结合手法，吸收西洋画法中的透视原理，使画面更加清新明晰。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意境充满生活情趣，赋予生命的气息，不乏深刻哲理的演绎。

近十年来，娄师白应邀先后去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地巡回讲学、交流，他认为“齐派”艺术不仅是中国文化中的明珠，也是世界文化中灿烂的瑰宝，他愿将恩师传播五洲，不负恩师之厚望。而事实上，娄师白在传播弘扬“齐派”艺术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艺术实践。娄师白的价值在于，他是“齐派”艺术的继承者，发扬光大者。他

编 辑 人 语：



著 名 花 鸟 画 家 娄 师 白 简 介

■ 娄师白

- 名少怀，生于1918年，湖南浏阳县人。
- 1942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美术系。
- 曾任北平京华美术学院讲师、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名誉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北京书法协会理事、北京燕京书画社顾问、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北京师白艺术研究会艺术顾问。
- 14岁时即从师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学习书、画、篆刻及诗词。他是在白石大师身边长达25年之久的入室弟子，全面继承“齐派”艺术的特色，同时又有所创新。
- 其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和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许多作品为国内外美术院校、博物馆及收藏家收藏。出版有《怎样制印》、《画鸭》、《齐白石画虾》、《齐白石绘画艺术》以及《娄师白画集》、《娄师白印谱》等著作。
- 曾应邀到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广州美术学院、湖南师范学院、厦门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等处讲学。
- 多次应邀在美国欧克兰工艺美术学院、马里兰工艺学院、圣地亚哥大学、旧金山州立大学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加拿大温哥华文化中心等地讲学和举办画展。



双栖图 1995年



胜似春光 1988年



胜似春光 1988年

东张西望后终于在京郊寓所找到多年来行色匆匆的娄师白先生时，恰巧赶上他刚结束一个饭局。酒热兴浓，自然聊起来没了边际。于是，信马由缰，从湖南老家说到第二故乡北京，从旧“辅仁”说到新封建，又从文革说到改革开放……等到要说书归正传时，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后边的一拨人早已恭候在旁。于是，只好匆匆打住，接过娄老夫人准备的资料告辞，勉为其难地再来做一回面壁书生，从印刷品的字面、画面中条分缕析出娄先生创作艺术的方方面面。

加拿大的《星岛日报》在1994年12月25日载文评价娄师白先生为“中国当代十大名国画家”，而且明确说，这“座次”是1979年排定的。但是，娄先生厚德载物，有大名于世却自觉“盛名难符”，还自刻了这方闲章以自勉。实际上，在长达67年的艺术实践过程

中，在其中两个阶段上表现出来的成就足以说明，这意见绝非溢美妄议之词。

前一阶段历时25年，娄先生随侍在齐白石先生左右。娄先生自称这一阶段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老师学。实际上在这一阶段，娄先生的艺术已有卓尔不群的气象，而且“笔情老辣”，能够“自创格局”。齐白石先生曾题娄画评价说：“绍怀弟从余游不数月，笔情老辣；不一年，胸有成竹，即能事矣。”又题其《残荷》说：“绍怀弟初学画，此能自创格局，将来有成。”娄先生以特有的天赋与少年老成引起了齐白石先生的注意与赞叹。他在《梅花鼎》一画中题辞说：“友人摹拓古鼎求予补画，娄生临之，似而不似，真有天份也。”齐白石先生慧眼识才，也许是已经真正相中了娄先生的才智人品，可以在日后成为齐派艺术的传人。大



朝气蓬勃 1996年



丝瓜小鸡 1986年

约在此后一年的丁丑岁(1937年)，齐白石先生为娄先生改了名：将“绍怀”易名“少怀”，号“师白”。从此开始，娄师白的名字一直使用到今天。浅一层说，齐白石先生此举大有立此存照的味道，意在娄绍怀将来有成，学的是我齐白石，所以叫娄师白。更深一层说，齐白石在这一时期不仅欣赏娄师白的艺术创作，而且用特有的湖南人的眼光审视了娄师白的人品。他在娄师白的画作上题词说：“娄生少怀不独作画似予，其人之天性酷似。好读书，不与众争名，亦不为伍。”又说：“少怀弟(作画)能乱吾真而不能作伪，吾门客之君子也。”也是有鉴于此，齐白石才将既属于好人家子弟，又是谦谦君子的娄绍怀纳入为入室弟子，而且将其更名娄师白。须知，湖南人有个讲究，传道授业，攀亲结友，纳妻传后



双鹤 1989年



等都是要讲门风的。家族中没有作奸犯科者，没有涉足青楼乞讨者，等等，才算门风正派。门风正派，方能为伍，引为同调。

第二阶段从齐白石先生在1957年逝世后至今，娄先生谨遵老师齐白石“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教诲，一方面致力于奋力开拓，变法求新，一方面不遗余力，“革路蓝缕，以启山林”，坚持在世界各地从事弘扬“齐派”艺术的工作。

娄先生对齐白石先生的国画艺术有过整体的准确的把握。他曾以虔敬

的心态评论齐白石说：“老师出自平民，他的伟大成就是使向为文人画的国画平民化。他的作品不论题材、色彩还是笔墨、构图，都将文人画与民间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使之平民化、生活化，使国画打破了过去那种曲高和寡、只表现士大夫阶层闲情逸趣的局面。”他说白石艺术的风格大体是：笔墨粗犷而不失规矩，造型夸张而不失神态，题材通俗而不失雅逸，用色单纯而不失艳丽，构图简练而不失雄浑，气势磅礴而没有霸气。

娄先生按照齐白石生前努力的方向，在他的艺术实践的第二阶段坚持开拓了国画艺术平民化的发展道路。随着时代生活的发展变化，也随个人观察世界角度的转移与视野的逐步扩大，促使他入画的题材内容超出了白石时代。20世纪50年代经过农村生活的体验，他亲历了蓖麻的种植，并且从美学上对蓖麻有了切实的认知，有了“闲在田边种蓖麻，经霜结籽美如

花；通身是宝多贡献，赢得人民众口夸”的体验。于是蓖麻成了他创作的第一个新的对象。60年代初、中期，他经过对我国南北生活的观察，扩大了生活、思考的圈子，先后创作了有广东特色的《菠萝蜜》，有云南印记的《百合八哥》和新生活气息浓厚的《鸭场》等有名的作品，博得了广泛的好评。70年代中期粉碎了“四人帮”，这一划时代的事件，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也使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又有了第二次“解放”的深切感受。娄师白以“大笔积墨为之，试图新意，或有别趣”，及时创作了从艺50年后第一件长达30米的巨幅花鸟作品，并将之署名为《春暖人间》。进入80年代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国策的逐步推行、深化，艺术家生活、观察、思考、表现的藩篱不复存在，于是温哥华的枫叶与蜘蛛、卑诗省的原始森林等超出国界与民族原有包容范围的内容，开始在娄先生的笔下一一具象，开始向人们展示一个与白石时代相比更宽广、深厚、丰富的美术世界。细读娄先生的作品，我们不仅能领略出他的开拓独造精神和他的个人创造的发展足迹，而且会从中聆听到祖国与人民及时代前进的足音。

娄先生开拓了白石时代的创作题材，还在更广泛的领域里丰富了白石时代的艺术表现手法。黄瑞旭先生说：娄先生于笔墨技法方面在“齐派”基础上博采众长，更加丰富多样。中国画的笔墨性是中国画的艺术本体性。娄先生作为辅仁大学美术系毕业的科班出身的画家，年轻时即已系统受过画理方面的训练，拜白石老人为师后，又受到严格创作的实践训练与检验，自然深谙画中三昧。因此，他于传统的笔墨技法有深刻的理解与老到的把握。

他说笔墨“掌握运用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作品的成败。在创作过程中，笔与墨的功能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掌握了笔的技巧，墨的浓淡、干湿焦即可得到良好的表现；另一方面，透过墨色的变化，也可以看出骨法用笔表现形象结构的关系。因此，首先要了解笔墨与纸的性能，主要是利用宣纸的洇晕的特点，掌握好笔内的水分……每一笔都要表现出体、面、质

感和动态”。他要求一笔之内的色阶要“从深灰到浅灰，再到浅淡灰，到极浅灰至只有水而无色为止”，呈现出五个不同的色阶变化，至少也要调出深灰、浅灰、淡浅灰三色。并且，做到笔一沾纸就知道纸的性能如何，用笔的劲头和笔的水分如何，进而立即作出反应，使出相应的手劲。及至像王朝闻说的，齐白石“一笔能画出蟹爪的硬度与茸毛的质感”；像李可染说的“笔墨过去，体积、质感、动作、神气，应有尽有”；像胡佩衡说的“利用纸、笔、墨的性能，掌握水墨在宣纸上的自然渗化，表现虾有阴阳、向背、轻重、厚薄、软硬的感觉”。一句话，就是充分挖掘纸、笔、墨、水的表现力，用极简单的材料表现出尽可能丰富的意蕴。千百年来，这种传统国画的笔墨性成就了许多像齐白石一样在历史上伟大的国画艺术



芭蕉 2001年





峭，又有落墨画法的风神韵致，还有平点染画法表现出来的层次变化。在构图上，继承传统的虚实结合手法，吸收西洋画法中的透视手法，使画面更加清新明晰。娄先生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意境，仍然充满生活情趣，不乏深刻哲理的演绎。前者如《抬头见喜》，画几只小鸡抬头望见了从枫叶上飘落下来的蜘蛛。后者如《东坡烧笋图》，曲尽东坡失意后淡泊心境的写照，从而得到了齐白石老人的题辞褒奖：“此图乃少怀弟制造，从来未见前人作过也。予喜之，愿少怀自藏。”但是，受齐白石先生影响而“胆敢独造”的娄先生在意境开拓上也已打破往昔的藩篱。其中突出之点是时代特征的表现与时代脉搏的把握。我想，《春暖人间》所表现出来的宏大气势，《鸭场》所表现出来的新生活的勃勃生机，这些境界与旧式文人画中表现出来的闲情逸致相比已有隔代之感，即使与齐白石先生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平民化、生活化、情趣化特征相比，也能明显地感觉到有不可同日而语的妙处。当然，这种意境，这种深刻的思想性，一方面是因为有艺术家的良苦用心，另一方面也因为有时生活为艺术家提供了可供表现的客体世界。否则，这些作品也如同曾轰动一时的《婆媳上冬学》（汤文选）、《父亲》（罗中立）等作品一样，如果没有时代生活的基础，也绝不会引起人们广泛的共鸣。

娄先生的开拓性是全方位的，除了国画题材、手法上的继承创新之外，他的篆刻艺术也与他的老师不同。人们公认，在上一代人中，齐白石的篆刻艺术与他的国画艺术一样，当时也是顶尖级的。其篆刻艺术可与吴昌硕等相媲美。作为“亦步亦趋”地学了25年的娄师白，在被白石老的艺术创造精神驱赶着走上新道路后，其篆刻也有脱胎换骨之妙。齐白石先生生前曾有一首《答娄生刻石》的诗说：“纵横歪倒贵天真，肖作平匀稚子能。若听长安流俗论，汉秦金篆尽旁门。”从中可见齐派篆刻的风范与主张，推崇天真稚拙，标举秦汉金篆，同时也肯定了稚子之能。在这种基础上，娄先生用意出新，像齐白石先生将国画从文人领地中解放出来，进而推向生活化、

平民化一样，他对篆刻艺术也按照平民化、生活化的要求作了大手术。他大胆简化印文，直至将简化的楷书入印，从而受到金石界的关注。娄先生认为，篆刻艺术在继承的基础上，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技法上，要力戒怪癖、诡异，力求奇正互用，运刀直率，疏密相间。风格上方劲古拙，刚柔并举，不失秀丽和灵动。他还将治印的心得体会编写成了《怎样治印》一书，并将自刻的一百印手拓成册，使人得以有幸窥全豹。

娄师白先生的艺术成就表现在国画、书法、篆刻、旧体诗词四个方面。在这联系紧密的四者已被绝大多数人肢解成四个领域、各自成为一门单打独斗的艺术形式的今天，娄先生之所以还能特立独行成为集大成者，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他持有一种兼容并蓄的艺术形式心态，在于他信守着“基中可以容洋，厚今而不薄古”的艺术观念。他对待先师，对待传统和对待他人、他国的艺术成就有着实用的态度，但在饱学之后没有滋长机会主义的劣根性，更没有对民族传统滋生虚无主义的色彩。有的只是怀着感激的心情作进一步的领悟、融合、提高与再造，有的是对一切有用的成分，以虔敬与真诚的态度加以光大与弘扬。



所以，近10年来，他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地巡回讲学、交流，在传播白石艺术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艺术实践。由他的学生组织在北京以“师白”为名成立“师白艺术研究会”，也是在弘扬“白石艺术”的同时，把“白石艺术”与自己的“独造”结合起来。他对待艺术的创造，对待层出不穷的新的艺术因素有着刻意的追求。这是艺术的本质的要求，也是一代尊师齐白石生前所期冀的。娄先生能够集大成于此，实在是艺术之幸，白石之幸！

齐白石先生生前借《诗经·小雅·小宛》中的“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句的意思感叹说：“少怀之心手似我，我乃螟蛉乎！”他已把娄先生视为由他孵化而成的艺术“传人”。对此，今天娄先生让人望之俨然的艺术造诣提供了有力的诠释。

花好月圆 198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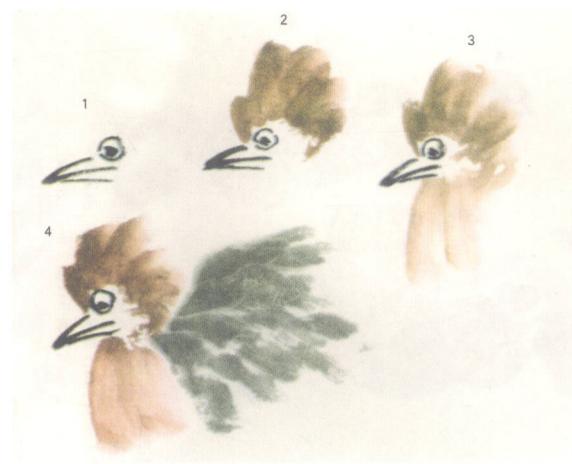


《公鸡》作画步骤

中
国
现
代
花
鸟
画
名
家技
法
精
解

>

步骤一：①用焦墨三笔画嘴，再勾眼圈，并用两笔点睛。②接着用洋红侧锋几笔顿挫画出鸡冠。随着用笔画出面部、耳部分。③再两笔中锋画出下垂的肉瓣。④用较淡墨侧锋错落叠出颈羽，有时用中锋画颈部长毛。



步骤一

步骤二

>>

步骤二：⑤中锋淡墨画出背羽及肩羽，而后用浓墨三至四笔画出翅羽。



步骤二

步骤三

>>>

步骤三：⑥用浓墨侧锋画出公鸡的胸及腹，接着画出鸡的大腿部分。



步骤三

步骤四

>>>>

步骤四：⑦用赭石色染颈与背羽，再用焦墨双勾趾、爪，并点画出趾皮，最后用花青染嘴和爪。

8



>>>>>

步骤五：(图五) ⑧用焦墨数笔中锋及侧锋画出上翘的公鸡长尾羽，用笔不多，要散中有聚，搭配得当，笔笔有力，才能刻画出雄鸡的生动姿态。



步骤五



蓖麻蜻蜓

1983 纸本
68cm × 45cm

这是娄师白根据第一次创新的题材重画的一幅旧稿。那年画家在农村体验生活，亲手种蓖麻，了解到蓖麻通身是宝，并且知它既不占田地，也无需施肥，这使他联想起那些不求索取、只讲贡献

的革命志士的崇高品质，于是他决定创作以蓖麻为题材的画。《蓖麻》这幅画于1957年在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展出后，博得好评。这是娄先生离开前人范本的第一步，也是学习齐老“衰年变法”的开

始。在题材的开拓和主题思想的表达上，反映了时代的印记，表现了娄先生对当代社会的心灵感觉，这状物抒情的创作，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屡屡出现，给中国画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时代气息。



白石老人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这就要求画家能生动地对待对象，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取其所取而遗其所不取。这经过取舍、夸张、变形的艺术形象和自然形象相比，自然是不同的。但它对对象的本质特点和精神气质表现得更鲜明、更突出、更有情趣、更有感染人的魅力，这才是艺术上的真似。这就在表现上与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划清了界限，是写意画传统的精华。

1989 纸本
68cm × 68cm

园圃生活

普光
一九七七年冬月
娄师白作于首都



<< 娄师白曾说：“艺术的发展像是接力赛跑一样，从前人手中接过接力棒，竭尽心力进行自己的再创造。”可是，正当他植根深厚的艺术之花绽放之际，遇上了十年浩劫，像娄师白先生这样宽博大度，谦谨淳厚的人，也会心地发出“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的感慨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画家心情舒畅，画兴正浓，这幅《春光》就是表达他心情的佳作。从画中笔墨可见是在继承白石老人所画秋藤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也是画家有别于过去“家法”，开始“襄年变法”创时代之新的代表作。

09
娄师白写意花鸟画艺术

春光 纸本
122cm × 68cm



丝瓜小鸡

 1978 纸本
 136cm × 68cm



牡丹绶带 1989 纸本
33cm × 46cm

图中两朵开得正艳的硕大牡丹与一对蹲踞在巨石上的绶带鸟相顾盼，“花”与“小鸟”形成对比，使人观之不仅赞叹其笔墨功力，更佩服其构思的别具匠心。

中

国

现

代

花

鸟

画

名

家

技

法

精

解



白石老人题葫芦诗中有句云：“几欲变更终缩手，舍真作怪上生难。”真和美是互为表里的孪生兄弟，而善正是真和美的结果。我认为“真”是白石老人审美情趣的核心。仅从娄师白先生的大雁来看便有三真，即形真、笔真、情真。

1998 纸本 霜晨月
68cm × 68cm

麗江春

游雲南玉龍山寫生本
白 娄師



<< 对写生素材必须进行消化、整理，对生活感受要进行回忆、思索、联想、引发和重新酿造。根据构思的需要，扩张一些东西，修正一些东西，引入一些东西，都是必要的。如何抓住一些可以扩张伸延的重要环节进行拓展，是创作的用心处。

此作是画家游云南玉龙山写生所得。仙人掌雄强豪放的用笔与山花的艳丽柔美形成对比，表达了画家心情的无比愉悦和对南国山川的热爱之心。

13

娄师白写意花鸟画艺术

丽江春 1999 纸本
132cm × 66cm



写意画安身立命的基础还是情真。昔人论诗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情真是创作激情的来源，没有真情就没有感人的艺术。娄师白在文革期间曾在干校放过鸭，一群小鸭叽叽叫着从他面前走过，这是农村日常所见，并不引人注目。但画家基于对生活的深厚感情，在峥嵘岁月里，艰难的境遇中仍然从平凡事物中发现了无穷情趣，激发了创作热情学以致用，可见画家对生活的感情何等的深，何等的真啊！后来画家又到鸭场体验生活，以小鸭为题材，创作了多幅充满诗意的画。《鸭场归来》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也是他的老师和前人未曾表现过的题材。

1999 纸本
66cm × 84cm 鸭场归来

鸭场归来
己卯秋日
娄师白



>> 丝瓜藤下，两只小鸭争抢着丝瓜花，那顽皮的神气，毛茸茸的身体，着实稚气可爱。娄师白这张小品以诗的境界描绘了农家生活中常见的一瞥。从笔墨看，寥寥数笔，干湿浓淡的点画，举重若轻，从容不迫，准确地表现了对象的生动形象、质感和神态，使画面充满了无穷生机。

2002 纸本
68cm × 68cm

丝瓜小鸭



<< 《百合八哥》以一种疏朗的用笔，淡雅的色彩，别致的构图处理，使画面巧妙至极，令人拍案称绝。两只八哥一俯一仰，一侧一背，不同的方向指引领观者的目光游移于整幅画面和画面之外，让人顿然生出无尽的想象空间。在墨色的浓淡干枯、意象的疏密聚散、隐显开合方面，画家也用心良苦。总之，不论是岩石、百合、竹叶、八哥，从每一环节推敲，此画都不失为一幅佳作。

15

娄师白写意花鸟画艺术

百合八哥

1962 纸本
122cm × 68cm



>> 绘画艺术上的“形”，决不是自然界的“形”，而是经过作者的艺术概括和加工创造出来的。画家对所要表现的对象，在深刻了解和感受的基础上，抓住主要特点，去粗取精，通过自己的思想感情、运用一定的技巧反复实践而表现出来的。因此，这个“形”必然不是自然形象的机械描写，而是经过艺术加工后的艺术形象。这是绘画与摄影的不同之处。绘画艺术不是自然形象的再现，而是画家“借物抒情”，使客观物象人格化的艺术品。此作是画家游峨嵋山所见的珙桐树，也是前无古人表现的题材。画家以勾勒、没骨之法表现珙桐树叶，正侧向背，极富变化，尤其是一对充满活力的绶带鸟形象，姿态生动，富有情感，使画面生机勃勃，有了生命的活力。